

艺苑文谈

高作智 著



REVIEWS ON LITERATURE REALM

高作智 著

艺苑

文谈

(辽)新登字 15 号

艺苑文谈

Reviews On Literature Realm

高作智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5.5
1994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责任编辑: 李新民 责任校对: 阿明 封面设计: 华士荣
ISBN 7-80555-835-3/1·167 定价: 8.00 元

目 录

A 篇 小说论列

望之邈然，即之氤氲	1
——评李楠的获奖短篇小说《小路雾朦朦》	
压抑中美的扩张	7
——评金辉的获奖短篇小说《无字的歌》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13
——评颜秀芝的短篇小说《罪人》	
浓墨重簇点神韵	21
——评徐辉的短篇小说《河口》	
荷风一缕香气来	25
——评郑德库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雾气笼罩的山峦	33
——评枫林的短篇小说《红马车》	
一个普通人的世界	40
——评冯伟的中篇小说《乡戏》	

他使审美公众舒展迎接	48
——试论张日安的小说创作	

B 篇 著述序评

片言居要，巧发微中	59
——序梁福生编著的《实用精言美语》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合点上塑造人物形象	62
——序王德新的长篇小说《香妃传奇》	
一种觉醒的美学意识	68
——序一丁的长篇小说《小白楼》	
纵横自有凌云笔	73
——序王德新的历史小说集《天国外传》	
反映生活的最新发展	77
——评焦士启的长篇小说《潮湿的季节》	

一个令人深思的艺术形象	85
——评电视剧《金穗》主人公的性格塑造	
致青年朋友	90
——《营口青年》创刊号刊首寄语	
爱,是崇高的	92
——评《辽河》北京作家小说专号	

C 篇 艺林阐释

文学, 永远的魅力	99
——在《辽河》出刊 100 期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试论当代小说新走向	108
——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 50 周年	
走出创作误区, 重申作家天职	117
——对时下文学创作的思考	

试论小说情节的淡化	123
——新派小说的氤氲之美	
轻骑，却不能轻视	131
——试谈报告文学的创作	
熔铸民族精神的仪举	142
——满族乡间祭祀活动初探	
作家的心理装着读者	151
——致青年小说作者	
你能否成为作家	157
——答青年小说作者问	

附 录

著作人发表作品要目	171
著作人专业获奖索引	175

望之邈然，即之氤氲

——评李楠的获奖短篇小说《小路雾蒙蒙》

浓重的氛围感，是李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而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要算她的获奖小说《小路雾蒙蒙》（载《辽河》1989年第6期，获辽宁省1989年文学期刊优秀短篇小说奖）了。它篇幅短小，含量颇大，人物形象浑厚，主题思想深邃，充满着浓重的氛围感；反过来，正是这氛围感的魔力，才使其篇幅短小，含量颇大，人物形象浑厚，主题思想深邃。

氛围是什么？是萦绕在事物周围的气氛和情调，是一种氤氲之气。文学艺术，也要有一定的“气”和氛围，它“望之邈然，即之氤氲”，似乎难以触摸，而又浓郁地弥漫在你周围，它更多地诉诸欣赏者的情感而非理智，在侧重表情的艺术门类中，其魔力甚至比形象本身更为明显。小说，是侧重描写的艺术，又富于理性色彩，这就使它的氤

氤产生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它的氛围与所塑造的形象是密不可分的，氤氲之美正是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渲染出来的。《小路雾蒙蒙》的作者李楠，是制造渲染氛围的能手，她善于将自己消隐起来，让人物自身去体验，去感受，使氛围有一种弥漫周遭的真切感。

《小路雾蒙蒙》从拟题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氛围感极强的境地，读了正文就会感受到人物形象雾蒙蒙，故事情节雾蒙蒙，自然环境雾蒙蒙，心理情绪雾蒙蒙；这若干个雾蒙蒙和谐融恰地构成整篇的雾蒙蒙。浓郁沉重的氤氲之气，使小说增加了厚度，增加了含量，增强了感染力。

《小路雾蒙蒙》主要塑造了一家两代三个层次四个人物，他们都笼罩在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的落后的婚姻观和道德观的氛围中。第一代即父亲和母亲在这种氛围中垂手就范，乃至成为这种氛围的顽固的卫道士。而在第二代人中却分两个层次发生了质的裂变，第一个层次是姐姐芸芸，她不甘心永远地笼罩在封建意识的迷雾中，时而拨开迷雾冲出樊篱，时而被迫退居闺中，甚至成为卫道士的帮凶，但她最后终于认识到承袭的过错，决意与传统决裂，她是在迷雾笼罩下觉醒的典型。第二个层次是阿妹，她同姐姐一样不甘心永远地笼罩在封建意识的迷雾中，但她不象姐姐那样瞻前顾后，时进时退，而是一无反顾，坚定地寻找原本属于自己的爱，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逆者。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封建主义迷雾的沉重，感受到令人窒息的精神枷索，偏僻地区的爱情，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小路，路上是雾气蒙蒙，谁想通过去就要付

出痛心的代价。第二代人开始或者已经冲过去了，历史将为她们赞叹。这是我们的感受，这种感受的获得来源于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来源于氛围，氛围的创造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不可分割的，在雾蒙蒙的氛围中，我们感受到人物形象的厚重与鲜明。

《小路雾蒙蒙》用雾蒙蒙的手法，为我们编织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应该说，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的人物不少，情节复杂，矛盾纠葛繁多；其中有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有姐姐与“那个知青”的爱情，有阿妹与春生的爱情。这三条爱情线索上的人物又相互发生纠葛：父亲阻挠姐姐与“那个知青”的结合，硬要她嫁给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哑巴，偏又小哑巴很喜欢她，秋天就要将她娶过去；父亲又阻挠阿妹与春生的爱情，并且命姐姐协助囚禁阿妹，最后姐姐终于在阿妹的感召下，同阿妹牵手共同反抗父亲，等等。要写好这些纷纭繁复的线索和矛盾，一般笔墨是难以承载的，写成一个小中篇或者万言的短篇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作者只用了四千字，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氛围。把氛围造成了，轻轻一点就会以一斑而浮现全貌。比如，写父亲与母亲的爱情，只在姐妹俩争辩之时阿妹只那么随口捎带的一句“两个人没有感情又是什么意思，象爹和妈”，就把几千年来受父母之命而凑合起来的诸多婚事全部裸露出来了，让你去联想，那种婚姻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写姐姐与“那个知青”的爱情，连那个知青的名字都没有交待，只是“那个知青”，姐姐对“那个知青”的恋情也没有娓娓道来，而是反复地雾蒙蒙的轻点，她在山上

找妹妹的时候，“她又想起了那个地方，那个曾经属于她的角落”，“慢慢地无力地朝那个地方走去，她想再去看看，不知为什么，她想再去温故一下那个绿色的梦”，在阿妹的感召下，她的恋情又一次浮现，“当初，她若不和那个知青来往，或者当初她和那个知青一起走”，她绝不会答应嫁给一个放牛的哑巴；在阿妹被囚禁恳求她放行的时候，她的眼前“又闪出那个知青，那个爱过的知青。那时，也是在这间屋中，也是被囚禁着，也是从窗外融进一个声音”，“知青扒在窗口”；最后用一段简洁的叙述道出了她跟“那个知青”的全部秘密，“她一直记得山上那片林子，那个属于他俩的世界，那一次，他吻了她。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吻过她”。这些句子简洁淡泊，朴素迷离，却能给我们带出浑厚丰富的语外世界。比如“那个地方，那个曾经属于她的角落”，哪个地方？为什么属于她的，不必再做交待，读者会感受得到的，这是欣赏者参与的第二步创作。

氛围感是创造文学形象模糊性的积极因素，有了模糊性才有多义性，才有欣赏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再创作，但不能因氛围感增强而把小说的基本指向也变得模糊，要做到如此，就必须在氛围中抓住一两个具有本质特征的细节加以精雕细刻，如同名山大川有峦有雾有林有溪还要有一座清晰可见的禅寺一样，这也需要画龙点睛。《小路雾蒙蒙》从没有对“禅寺”的忽略，写姐姐与“那个知青”的爱情时也重笔细腻地描写一个“禅寺”，这个“禅寺”就是同阿妹一样被囚禁时的细节镜头：“也是在这间屋中，也是被囚禁着，也是从窗外融进一个声音，‘芸芸，给你带点吃

的来。’知青扒在窗口。‘我不吃。’‘芸芸，我们一起走吧。’‘走？不，我不能。’‘芸芸，你不能什么都听你爹的，他是毁你呀，毁你呀！’‘不，不是。’她流泪了。‘芸芸，走，走吧，啊！’‘可我们家名声，不，不行。’‘芸芸——’‘你走，快走，我不能去。真的再不走我可要叫人了。’她想起爹，感到一切都那么恐怖。她不敢，再也不敢。她的嗓子哽咽了，她多么希望她生活在他身旁，然而，却是梦幻，知青走了，真的走了。”这一细节最能表现姐姐时进时退的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作者才把它当成“禅寺”来详细描绘的。

《小路雾蒙蒙》给环境倾注了情感因素，使环境与人物心理互相烘托，造成一种强烈的情绪，又使氛围感增强。王国维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小路雾蒙蒙》的作者始终以情语来描写环境。“朦朦胧胧。醒来又似乎睡去，睡去又似乎醒来。屋外，是凄厉的风，那声音，宛如一个受尽委屈的男子汉在没人的地方悲哭，是那么大，那么痛快，芸芸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听到妈妈的话，她便感到一阵颤栗，她不敢有一点怠慢，踏着带有蒙蒙雾气的小路，她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感到很沉很沉。路边野草上的露珠象女人眼里的泪”，“她的目光转向山上，那儿，稀疏的树中掺长荫荫荒草”，“秋天，当枫叶再次流血的时候，她就要走向他的家，成为一个哑巴的妻子”，“林里的鸟儿站在树枝上快活地叫着，看见芸芸走来，又忽地飞走了，林里有些寂静”，等等。作者对这些自然景物并不单纯描写，而是伴随着人物心态加以情感化，在努力创造

着一种情绪。在直接描写人物动态的时候，作者也在努力创造一种情绪，如“妈的眼里流露出焦虑和不安”，“她的眼前又晃动出父亲那愤怒的面孔，晃动出曾经关过她的小屋。她感到恐怖”，“她感觉到累了，靠在一棵小树上，仰天喘气，然后又低下头。她看见了手里那束花，泪水终于滴了下来”，“拖起沉重的躯体走着，走着。她的脑里灌满了妹妹的话，她的心绪开始变乱”，“妹妹不语，眼里闪出一丝忧伤，黑暗中，她看到妹妹面颊上有着晶莹的泪花”，“她的心一颤，望着窗外，又看看屋内。她成了一道天河”，“爹变得颓唐了，一下子所有的都平息了，接而是啪啪地摔东西的声音”，等等。

浓重的氛围感，使小说变得凝重，浑厚，象一首诗一样，在有限的篇幅里却能包容重大的内蕴，引人琢磨，耐人回味；如同戴着面纱的妙龄女郎，虽不能摘下面纱去看真切，但却感受到了那种美，望之邈然，即之氤氲，是一种氤氲之美。追求氛围感，并非是每个作家的责任，它同题材相关，也同作家的个人风格相关；《小路雾蒙蒙》的作者李楠本身就是一首诗，大山和沟壑给了她一个沉默寡言的性情，她很少在人面前滔滔不绝，但她心里却有一个广阔的世界，有大山，有树林，有河流，有小鸟，有磨房，有土豆，有那些正承袭传统的女人……但她轻易不向人讲。她的人格与创作风格相一致。

我相信《小路雾蒙蒙》的作者李楠会更有出息。

1990年6月

压抑中美的扩张

——评金辉的获奖短篇小说《无字的歌》

短篇小说《无字的歌》（载《辽河》1992年第6期，获辽宁省1992年文学期刊优秀短篇小说奖）确实是一首歌，既是一首悲郁凄婉的葬歌，也是一首昂藏激越的颂歌，读了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是一篇难得的小说佳作。它能够在辽宁省文学期刊评奖中获得优秀小说奖，是顺理成章的。

金辉是一位20几岁的城市女青年，聪明伶俐，性格开朗，乖巧好动，活泼大方；而她的小说却一反常态，表现为清幽深沉，抑郁抒情，在模糊的情绪中荡漾着异样的美感。《无字的歌》就是她这一特色的典型代表。在这篇小说中，她以细腻的描写，鲜明的人物，动人的故事，抒情的旋律，为我们吟唱了一首抑中有扬，扬中有抑，抑扬结合的歌。

所谓抑，是指小说中充满了压抑的情绪；所谓扬，是指压抑的氛围中发现了美。在压抑中追求美，是这篇小说的基本格调。这种压抑之美，是美学范畴里一种不可多得的崇高之美。美，首先以真为基础，真也必然是善的；这样，美的也必然是真的和善的。美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是有害的，抓住了美，真和善也就在其中了。她发现了美，并通过美的歌颂去弘扬真和善。然而，生活中的美不是什么人都能感受得到的，只有作家、艺术家才具备这种审美感受能力。有些初学作者，可能在生活中感受到某些方面对他的压抑，但却感受不到压抑中还有美的存在，因此，写出的小说多是漆黑一团，咄咄然胸血满胸，很难能够准确地反映生活。而《无字的歌》却以聪慧的双眼胜其一筹，不仅感受到了某种生活的压抑，而且在压抑中发现了美，这就表现了金辉具有超出一般作者的艺术才华。

《无字的歌》描述了一个压抑的环境。小说的开头就写道：

这儿的生活象一眼枯井，缺乏生气，寂寞常常使人想到沙漠和囚徒。

丽珠是个纯净活泼的女孩儿，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夜晚，竟然从门卫的小屋里飘出悠扬的吉它声和伴随着吉它声低低的吟唱，象在漆黑的草原看见灯火，象在茫茫的沙漠遇到了绿洲，象干渴的羊群碰到了溪水，丽珠心里痒痒的，于是到门卫那座小屋拜歌手石基为师。她要学琴，她要唱歌，她要把生活打扮得丰富多彩，她要使自己的青春更有活力。然而，石基是异性，是与她年龄相仿

的异性，是以石基为首的来厂作保卫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丽珠的行动被女厂长发现了，这位女厂长与丈夫离异，心理有些变态，说这样学琴是丢人现眼的事，不成体统，不自尊自爱；不写份检讨，就要在档案上留个生活作风不严肃的记录，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个黑点。由于丽珠的辩驳而遭到惩罚，强迫她一个人去冲洗脏糊糊、空荡荡暗窖似的鸡舍，致使她失魂落魄地用湿漉漉的手去插电源，险些被电过死。起伏不止的风波，石基只好无可奈何地归队。悲剧的结局，正当的健康的追求受到遏制，压抑的氛围使人喘不过气来。

然而，《无字的歌》却潜藏着蕴含着美的阳刚。首先，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的人物形象。石基是个来厂守卫的善弹吉它的小战士，欢快热情，又比一般的年轻人多了一点深沉，心胸开阔，善于容人，宁愿自己蒙受委屈也要为他人着想。他弹一手好吉它，又有一个动听的歌喉；他把求教似渴的丽珠当成自己的小妹妹，一心地教她，对丽珠的乖巧与刁钻总是谦让着，热切地期盼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象个十分老练的大哥哥。当他得悉是女厂长使丽珠蒙冤住院的时候，他深解世俗偏见并非一日之寒，承受着人言可畏的重负去医院看望丽珠，当他听丽珠说“我没事”的时候，他“宽慰地一笑，轻轻地放下四瓶罐头”，时逢女厂长，他还能“冲厂长点一下头”然后离去。这次离去是永远的离去，他为了摆脱丽珠的困境和证明丽珠的清白，是自己要求归队的。丽珠出院后便接到石基留下的一封信，信上是短短的几行字：

丽珠，不告别了。要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的手指长，利于弹吉它，你自己坚持下去吧，你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另外，不要恨厂长，她说话确实苛薄些，但毕竟是好心，更何况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原谅她吧。

军礼

石基

石基是个深层美和表层美合谐统一的艺术形象，它将欣赏者拉上泰山之巅，给人以一览众山小之感。其次，小说为我们在人物间创造了一个美的纯情。这种美的纯情是建立在石基同丽珠之间，是烂漫无邪的纯真友情，这种纯真友情是小说立意的脊体，正是这个脊体受到伤害才造成了令人心酸的悲剧。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种美好的东西就是烂漫无邪的纯真友情，这种友情能把我们带入纯净的毫无污染的境地，使我们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纯，是种美，是一种特殊的美。丽珠一边同石基学琴，一边同石基还有小战士丁勇谈笑风声，这是青春所应有的绿色，人间不能没有这种绿色，他们之间清清白白；然而，恰是“谣言”险些砸碎了这种美。

我只是尊敬他，并没有爱上他呀！他可爱吗？谦让的性格，憨厚的笑，灵巧的手指，石基他还真挺可爱的，我原先怎么没有发现呢？不要瞎想了，他是个军人，暂时受雇来这儿执勤，不知哪一天就要走了呀。再说，他